

# 日韩德育聚焦爱国主义教育

周晓霞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各个国家地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交流也随之增多。与此同时,不同伦理观与价值观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也进一步凸显。面对意识形态的挑战,各民族国家将捍卫本民族文化、增强国家精神力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其中就包括对德育的不断强化。

中小学阶段是学生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做好中小学德育工作,也是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均对中小学德育课程和教科书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各国聚焦爱国主义教育,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丰富道德教材内容,使其富有时代性。日韩在德育方面的经验与探索,可以为我国德育课程的开展与实施打开新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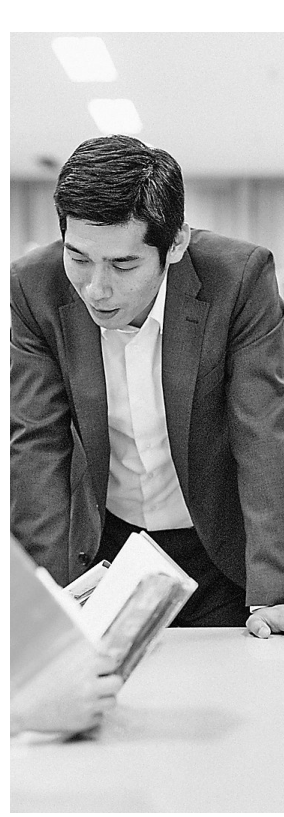
## 1 日韩德育历史及现状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以西方现实经验为取向坐标,推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此逐步迈向了近代化进程。自1872年《学制令》颁布以来,日本学校教育逐渐形成了重智育、轻德育的教育模式。为扭转这种局面,政府于1880年颁布《改正教育令》,将过去一直位于末位的修身科置于首位,彰显对德育的重视。1890年,日本《教育敕语》以天皇名义正式发布。在日本战败前,学校教育皆以《教育敕语》为基本理念开展,其中,修身科被置于各科之首。

日本战败后,德育学科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在经历被占领军停止修身科目与教科书重写后,日本教育课程中不再存在与德育相关的具体学科。1958年,为强化德育,日本政府在中小学学科教学中设置了道德的时间,但其常被其他学科占用,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进入21世纪,为应对频繁发生的校园欺凌等暴力事件,道德学科逐渐被提上日程。2015年3月,文部科学省发布修订《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部分内容的省令以及修订《学习指导要领》部分内容的告示,其中将《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中的道德的时间改为小学自2018年新学期、中学自2019年新学期起全面实行德育学科化,即以道德取代过去的道德的时间,这也意味着,道德正式格,与国语、数学等学科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时,政府要求学校必须使用文部科学省审定的道德教科书,并且要求教师对学生道德科目进行评价。

韩国的德育是在战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正式开展的,与日本的学校教育一样,战前韩国学校中也设置了修身学科。1947年,伴随着美国军政的开始,修身科被废止。美国的社会生活被引入,德育也随之而变。解放后韩国的德育开展过程与日本存在不少共通之处。但伴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与朝鲜关系的缓和,韩国的德育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转向统一教育和人权教育。

2015年,韩国修订了《教育课程》,并将道德科定位为“学校中进行人性教育的核心学科”。由于2017-2020年是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的过渡时期,现行的教科书中混杂着《2009年改订教育课程》和《2015年改订教育课程》的相关内容。而新教科书分别于2017年在小学一、二年级,2018年在小学三、四年级及中学一年级,2019年在小学五、六年级及中学二年级,2020年在中学三年级投入使用。



日本将过去以借助道德读物为主的授课方式,转变为思考、讨论的教学方式。视觉中国 供图

## 2 日韩德育实施特点

涵育学生道德性,培养道德实践能力。根据日本中小学德育相关规定,学生应按照《教育基本法》及《学校教育法》中的根本精神,思考自身生活态度,在进行主体判断后采取行动,以此涵育道德性。同时,要求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进而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力等。韩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则要求学生在正确理解自身与大家、他人以及社会、国家、地球共同体等关系基础上,学习必要的道德规范和礼节,同时培养学生在实际情况下对道德问题的感性认识,提升道德思考力和判断力、道德情绪、实践意识及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律统一的人格。由此来看,日韩中小学德育首先注重个

人的道德修养,并以此为基础,逐渐扩展至思考和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国际、自然等的关系。

提升民族自信心,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从日韩两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南和要领中可以看到,两国把培养国家意识、民族自信心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任务。2006年,日本政府对战后所实行的《教育基本法》(1947年)进行了修订,将“爱国心”教育加入条文。在2015年修订的《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和《中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中,皆提出“爱国”等内容,各年级教材皆充实了历史伟人事迹和活跃在世界各个领域的名人轶事,强化国民的爱国主义意识和价值取向。韩国中小学德育同样重视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战后韩国的统一教育受政治因素影响,转向对民族和解的强调。2015年修订的教育课程中,要求推行“和平、统一教育”。韩国2018年新发行的9种初中二年级《道德》教材中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强化青少年的统一意识。

拓展教学途径,丰富评价方式。从教学途径来看,根据日本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德育并不仅仅依靠每周1小时的课程来完成,而是与各科以及学校其他教育活动连接起来。如通过课外活动、修学旅行、志愿者活动等,培养学生道德实践能力,并将过去以借助道德读物为主的授课方式,转变为思考、讨论的教学方式。韩国则根据课

程每单元主题的目标和内容,采用多样授课方法。在《教师用指导书》中,针对不同教学目标和内容,列举了相应的方法,除做好讲义和讲述道德故事外,还包括伦理困境角色扮演、项目学习和参加志愿者活动等方法。从评价方式来看,韩国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采用打分制或记录式评价方法,初中阶段则采取打分制评价方法。在评价中,主要着眼于学生学习的到达程度,按照明确价值和道德条目,确认和设定学生学习的到达的基准,设定评价基准等,这样的顺序实施评价。日本所采用的是记录式的评价方法,并且要求教师在评价中避免主观性,不能作出与其他学生进行比较的相对评价。

## 3 日韩德育的启示

自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国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统一使用部编教材,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国家和教育部对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德育的重视。日本存在德育被军国主义滥用的历史,致使现在推行的道德科目遭到一些学者和教育家批判,但其仍有值得我国参考的内容。韩国德育教材设计的新颖、教学方式的多样化,特别是对一些现实道德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我国中小学德育实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依托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在道德建设中,现代性价值精神和传统道德文化资源是两个重要的发展维度。利用民族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和地域文化资源开展道德教育,是树立公民道

德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以日本为例,随着道德科目的正式确立,各年级教材中强调热爱家乡、热爱传统文化、热爱祖国的内容较之过去有了显著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爱国心”教育还与传统文化的教育联系在一起。如在《小学道德》五年级教材中,通过介绍日本大鼓、大米等主题,引导学生去了解这些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及相关历史,增强学生乡土意识与民族自豪感。

依靠德育应对校园欺凌等问题。当前,校园欺凌等暴力事件频发,引起东亚各国广泛关注。如何以德育化解校园暴力事件,成为各国学校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一方面,日韩两国中小学德育实践中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日本

中小学道德科目正式确立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2011年发生在滋贺县大津市的一起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后自杀的事件。因此,在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和道德科教材中,增添了许多防止校园欺凌、保证学生安全的内容。而韩国面对日益严峻的校园欺凌问题,也在德育中采取了相应举措。如在《小学道德》五年级教材中,不仅介绍了如何与同伴友爱相处等内容,还设置了“解决矛盾的智慧”主题,引导学生形成解决矛盾的道德思维。此外,近年来网络欺凌事件时有发生,韩国也在教材中加入了网络道德教育相关内容。

关注德育与生命教育的融通性。与前一点关联,校园暴力问题的解决还可以从生命教育入手。德育与生命教育的互相融通,在日

韩两国的学校教育中尤为突出。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思考处理与他人、社会、国家、自然的关系,还注重加强学生对生命的理解。日本《大家的道德》小学阶段教材中遍布生命的宝贵、感动、敬畏之念等生命教育内容。韩国教材除强调尊重生命外,还引导学生思考生与死的意义以及如何纾解内心苦闷、追求内心安宁等内容。

我国目前正处于历史交汇期,面临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冲击,德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凸显。而德育的实施与充实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就德育问题进行调研、思考、讨论,基于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探索未来我国德育的可能性。(作者单位系天津社会科学院)

## 泰国 新任教育部长提出“TRUST”理念

据泰国教育部消息,泰国新任教育部长德莉努·天通(Treinuch Thien-thong)于3月29日正式宣誓就职,并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TRUST教育理念。其中,T代表透明度(Transparency),R代表责任(Responsibility),U代表团结(Unity),S代表学生(Student),T代表技术(Technology),该理念将被用于指导各项教育政策的开展与实施。

会上,天通表示,将会继续传承和发展前教育部长所发起的学校、社区及学前儿童的教育发展和质量保障等理念。她指出,教育部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是,确保下设的各教育机构能够按照教育部的指导方针采取措施,保障教育机构正常运行和学生支持,使得学校让家长放心、儿童安心,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

天通还提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来数字教育和在线学习是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泰国教育部将针对不同学习者开发合适的数字教育在线学习平台,使学生掌握诸如批判性思维、外语等个人必备技能,促使泰国教育更加平等。此外,在职业教育方面,教育部将着重建设泰国职业教育卓越中心以促进和建立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满足不同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为泰国民众提供获得优质终身教育的机会。

据悉,自2020年底起,泰国民众因优质教育等理念分歧而对教育部的信任感逐渐降低。此次教育部的人事调整也是泰国政府对于民众提出“获得优质教育”要求的回应。(张亦弛)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开展教师开放和远程培训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消息,南部非洲区域办事处正通过“开放、远程和在线学习的快速教师培训”(Rapid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 on Open, Distance and Online Learning)计划,对1500多名教师进行培训。该计划旨在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远程学习,为津巴布韦教师提供学习资源,帮助其掌握相应技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意识到有必要对教育系统进行投资,以有效应对灾难,使教学和学习在危机期间和之后能够继续下去。同时,疫情也推动世界各国采用开放、数字化的学习方式,以保障居家学习的连续性。在未来几年,技术尽管不会取代教师,但其在补充、完善教育质量和提供教育机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需要协同促进教育信息化进程。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部非洲区域办事处提出该项投资计划,充分利用开放、远程和在线学习平台,进行教师信息化建设和培训,使得教师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

据悉,该计划分为三个模块,分别侧重于高科技、低端技术和无技术工具的使用。今年2月,已有20名教师培训师通过WhatsApp(一款跨平台的即时通讯程序)向津巴布韦教师提供培训。此外,培训师还将探索各种远程教学方法,其中包括结合津巴布韦当地情况实施相关的混合式教学。(王雨婷)

## 英国 开设高质量中小学音乐课程

近日,为支持政府提出的“让所有孩子都能接受优质音乐教育”的计划,英国教育部发布了一套新的音乐课程,计划于学生全部返校后实施,为学校开展高质量音乐教育助力。

该套音乐课程来自英国各地的教师、教育领袖和音乐家共15人组成的小组共同开发,旨在支持所有学生从一年级到中学阶段的音乐学习。课程分为三个关键阶段,在第一和第二阶段,课程要求学生聆听不同风格音乐与声音以开阔音乐视野,并鼓励他们对所听的音乐持开放态度;在第三阶段,学生将有机会讨论和解释歌曲背后的音乐意义,并通过即兴创作和作曲发展他们的创造力。

该套课程的目标除了提高英国学生的音乐知识与技能外,还包括帮助学生通过音乐抵御因疫情隔离产生的心理问题,保持心理健康。英国学校标准部部长尼克·吉布(Nick Gibb)说道:“音乐是大多数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隔离期,音乐时常在激励、安抚人们。在远程教育期间,音乐课将是一个挑战性的课程,虽然人们理所当然地把重点放在学习上,但对于儿童和年轻人来说,音乐、体育和艺术对他们更全面的发展也十分重要。他认为,丰富多彩的音乐应成为英国各所学校日常的一部分,所有学校都应有所谓广泛的音乐课程,激发学生对于音乐的热爱之情。(杨艺)

# 大学在全球技能提升中扮演什么角色

唐科莉

日前,世界经济论坛(WEF)与普华永道(PwC)合作发布《提高技能以共享繁荣》(Upskilling for Shared Prosperity)报告。该报告预测,大规模投资于技能提升,或可在2030年将全球GDP总额提高6.5万亿美元,并在全球净创造530万个新就业机会。

报告提出,人们目前掌握的技能与未来10年创造的就业岗位所需技能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不匹配情况。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将使这种不匹配更加凸显。当前,各国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尚未能帮助所有人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包括通过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式获取新型工作的相关知识,掌握可转移的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自我管理。

掌握如此广泛的技能需要学习或成长的心态,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

发展技能的能力。报告呼吁,各国应重视培养劳动者提高和重新学习技能的能力,以此推动经济转型,使人类劳动日益被新技术补充和增强,而非被新技术取代,从而提高就业的整体质量。

报告引用新的达沃斯报告(Davos report)指出,教育体系特别是中等和高等教育必须采取行动,以便在全面提高技能的议程中发挥核心作用。近日,欧盟发布的《欧洲技能议程》和《数字教育行动计划》已经聚焦“微文凭”(micro-credentials),而欧洲高等教育区罗马公报,也将重新学习技能和提升技能推到高等教育变革的最前沿。公报强调,高等教育机构有潜力推动重大变革,可以在提高学生和社会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为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其他关键目标作出贡献。

报告提醒,教育工作者和培训提供者应在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当前行业系统的缺陷基础上继续发展,以实现该行业的转型。其实,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内大流行之前,教育和培训部门已经经历了迅速转变,并提供了广泛的在线学习机会,还结合了线下、面对面和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种更以人为中心的学习体验环境。此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将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双轨制职业培训体系,目前也已取得成效。

不过,尽管出现了以上令人鼓舞的趋势,但全球教育和培训部门仍处于碎片化状态,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更全面互联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在课程方面,要扩大与企业的合作范围,优先考虑及时而不是以防万一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

在技术方面,要提供自主学习和促进终身学习的“纳米学位”(nano-degrees)。纳米学位是一种经过认证的在线教育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发展与计算机科学相关领域的专业技能,例如数据科学、编程、人工智能等。纳米学位的目标群体是那些想要学习新的高级技能或发展当前能力的专业人士,这将使他们在工作中与最新技术发展保持同步。

在教育供给方面,除了传统学习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之外,高等教育应该将未来的工作作为重新创造的源泉,使所有在线开放课程和其他形式的终身学习常态化。

在资历、经验和认可方面,须在国家资历体系和终身学习之间搭建桥梁。在一些新兴国家,在非正规部门取得的经验也正在一定的框架下被适当承认,以改善人们在新的工作岗位

上的就业前景。

在连接方面,亟须建立一个连接全球学校和学习场所的系统。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千兆(Giga)倡议,旨在将全球的每一所学校都连接到互联网上。

在证书授予方面,要针对不同国家、教育体系和行业的技能和资格证书,开发大规模采用一个更加统一的分类和认证系统。

报告指出,大学应解决当前教育与未来企业所需技能之间的脱节做好准备,更新本科及研究生教学的重要投入和资源,加强大学服务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混合了面对面教学和异步自主学习的高等教育供给新机制。(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研究中心)